

满袖天香拆紫泥

——明代著名书画家文徵明行书七言诗轴

湖北武汉 尔雅

文徵明(1470—1559),初名璧,后以字行,号衡山、停云,别号衡山居士。苏州人。明中期吴门派代表人物,时称诗、文、书、画“四绝”。文徵明尽管名满吴中,“文笔遍天下”,但一生屡试不第,仕途坎坷,直到明嘉靖二年(1523)54岁时,才在工部尚书李充嗣举荐下以贡生资格入京,经过吏部考核而成为翰林院待诏。官场的尔虞我诈,令性情耿介的文徵明很不适应,在目睹了朝廷上下的明争暗斗和为官的荣枯无常后,他有了远离这一是非场的念头,再三上疏乞归,三年后终于去职南归,悠游林泉,致力于诗文书画艺术而致终老。他任职期间,曾写过一些诗文记述京师琐事,并写进手卷、立轴,说明他对这段仕途经历的难忘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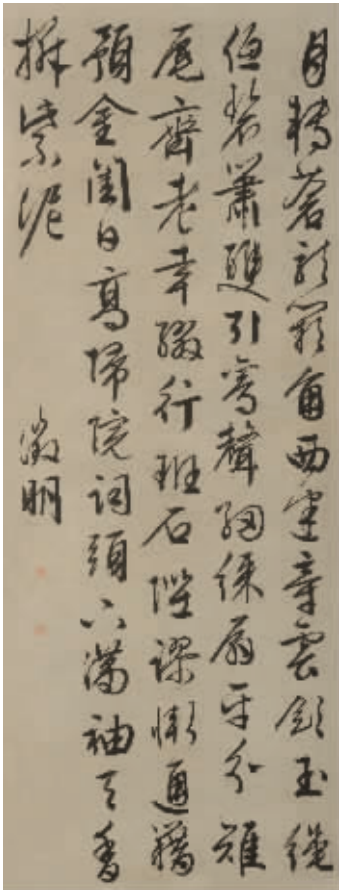
这幅文徵明行书七言诗轴(见图),水墨,纸本。内容为一

首七绝:“月转苍龙阙角西,建章云敛玉绳低。碧箫双引鸾声细,彩扇平分雉尾齐。老幸缀行班石陛,谬惭通籍预金闺。日高归院词头下,满袖天香拆紫泥。”题识:“徵明”,钤白文“文徵明印”、朱文“衡山”二印。这是文徵明《奉天殿早朝》二首中的一首,描绘出作者天没亮就起来随着一众文武官员上早朝的情景,既有目睹早朝的盛况,亦有自己没能通过正规的科举进士及第立于朝堂的惶恐,还有散朝归来的轻松心情。这首诗多次被他用作立轴、手卷、镜心、扇面的书法题材,也是他人生之中3年短暂仕途的内心写照。

整幅书法章法明了,布局舒朗,疏密匀称,字距或大或小,上下左右或断或连,高低错落有致,显得自然从容,毫无滞塞之感。用笔劲健,轻重徐疾变化多端,行笔流畅,看上去仿佛一路挥洒张弛有度,宛若行

云流水,干净利落,文不加点,一气呵成,字里行间,有晋唐书家遗韵。书法结体严整而又丰富多姿,出入规矩,于古人笔意中融合自家面貌,温润而不失秀劲,笔画婉转婀娜,苍劲道媚;长短粗细体体有法,骨肉停匀,俯仰伸缩富有节奏,上下呼应,左右映带,通篇无一懈笔,贯通着一股恣肆纵横、墨迹淋漓的气韵。文徵明曾写过一首《内直有感》,并书于立轴,现收藏于浙江德清县博物馆。诗曰:“天上楼台白玉堂,白头来作秘书郎。退朝每傍花枝入,曝直遥闻刻漏长。铃索萧闲青琐静,词头烂漫紫泥香。野人不识瀛洲乐,清梦依然在故乡。”袒露了他在朝期间“白头来作秘书郎”的自嘲和对诗画自娱的闲适的故乡生活的向往。整幅书法法度谨严,意态生动,书法契合诗意,诗情融入书法,二者谐和,潇洒自然,带给观者一种“满袖天香拆紫泥”的闲适心

情,以及旨趣美好的艺术享受。文徵明22岁时在书法上初师南京太仆寺少卿、书法家李应祜,后遍习前代书法名帖,如王羲之、颜真卿、苏轼、黄山谷、米芾、赵孟頫等各代书法大家的墨迹多有临习,书法造诣深厚,篆、隶、楷、行、草各体兼工,在书法史上以兼善诸体闻名,尤其以行草、小楷最为突出。据资料记载,文徵明少年时的字写的并不怎么样,秀才岁考时还因字写得不好而受到宗师的批评,被评为三等。知耻而后勇,练习书法起步虽晚,但勤能补拙,文徵明从此开始刻意临摹古人书法,刻苦钻研,博采众长,终成大家。据说文徵明学书十分刻苦,曾以日书10本《千字文》为起点,通过坚持不懈的练习来提高书艺,毫毫之年仍勤于笔墨,每天孜孜不倦地坚持写字不辍,以勤奋而自成一派,这种精神真是难能可贵,值得书林敬仰。



“横而不流”——谈明人马一龙书法

江苏溧阳 黄诚

马一龙,字负图(又作应图),号孟河,生卒年不详,是活跃于明中期功诗词且善书法的溧阳文人。关于马一龙的生平事迹,《明史》中并未有记载,而是散见于溧阳地方志及其他史料文献中,具体主要有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·子部·农家类存目·农说》“一龙字负图,溧阳人,嘉靖丁未进士,官至国子监司业”;《明诗纪事·已签卷九》“一龙字负图,溧阳人,嘉靖丁未进士,选庶吉士,历官国子司业,有《游艺集》”。溧阳方志中对其记述则较为详细,嘉庆陈鸿寿修订《溧阳县志·孝行》中记载其为父马性鲁鸣冤的事迹,并提到其“书法迥逸”。

马一龙确实以自己的草书狂草造诣自诩“怀素以后一人”,《续书史会要》中记载他书法创作时“作字悬腕运肘,落管如飞,顷刻满幅……为书法一大变”。马一龙的狂草书写时往往用一个大大字覆盖几个小字,左拥右揽如同梅花且章法布局参差不齐、错落不定,而自冠以“龙蛇体”“梅花体”之称号,这种随意的书风与当时杨秘图、张汝弼等人成一时之气。关于马一龙这种无章法套路的草书书风,时人对其毁谤居多,有称其“用笔本流迅,而乏字源,浓淡大小错综不可识,拆看亦不成章”(王世贞《艺苑厄言》);有认为对这一书体模仿跟风者是“鲫且甘带”的不知正味者(丰坊《书诀》);更有贬低者直接痛斥其所书如“瞽目丐人,烂手折足;绳穿老幼,恶状丑态;齐唱俚词,游行村市也”(项穆《书法雅言》)。

关于马一龙的书法手迹今天已如凤毛麟角,所存甚少。笔者暂将传世所见马一龙书法做一梳理,以期可见木见林一窥马一龙书法之优劣。马一龙书法作品目前主要有碑刻与手稿传世。

马一龙草书碑刻以现存江苏溧阳的市级文保单位《重修广惠庵碑记》石刻为代表(图1),《重修广惠庵碑记》碑高2.47、宽1.1、厚0.23米,青石材质,碑文系阴刻草书,目前存文字536字,内容主要记述了广惠庵的兴废,以及庵与人材盛衰的相互联系,未署“赐进士第、翰林



图1 《重修广惠庵碑记》石刻马一龙草书

院少史、孟河马一龙书”,碑记书于嘉靖壬子(嘉靖三十一年,1552)。一般来说,树碑勒石的目的是向大众纪功德、启明后学,所刻的字体或篆或隶或楷,都应是当时易于辨认的流行字体,以方便世人辨读。而《重修广惠庵碑记》一反常态,以马氏擅长的梅花体狂草书之,以至于碑文常人极难辨认,如此勒石似乎是有有意卖弄之嫌,亦或是乡人以马一龙书法为奇,特意嘱咐以草书书写,以显乡党之能。石碑历四百多年,虽经历次捶拓依稀可以看出其笔画线条笔走龙蛇,结字时大时小,错落无常的布局。这种快活不羁的风格虽然符合草书的“流而畅”,但也的确一反古人所要求草书“亦复须篆势、八分、古隶相杂”的落笔要求,故在当时保守之士批评其书曰“如盲师批命,不辨点画”(丰坊《丰道生评书》)。此外溧阳市别桥镇马家村内,有明代嘉靖戊申年(嘉靖二十七年,1548)所凿的“一龙井”石井栏,井栏南侧有阴刻,马一龙草书手迹,约60字,内容大致介绍凿井的时间和意义,因年代久远,文字已经大多湮漫不清。

无独有偶,2000年于溧阳后周黄金山村发现一件马一龙碑刻,该碑刻系马一龙于嘉靖二十五年(1546)为当时承事郎史阜所书的墓志,全名《孝子朴菴史翁

墓志》,墓志长1.56、宽0.67、厚0.2米,全文计20行,现存688字,碑文系马一龙用楷书书写,风格一改龙蛇体大小错落,而是行文书写毕恭毕敬,端庄大方,其间隐约可见颜体笔韵,颇显马一龙碑学功底,其书法功力并非像当时人所评价的“庸陋无稽之徒”。该楷书墓志是目前仅见的马一龙楷书作品,现藏溧阳市博物馆。

石刻碑文会囿于工匠凿刻技艺的高低、传拓技法的优劣及石刻自然的风化等因素影响,导致不及手书真迹的气韵。故直接观摩作者的书法手卷,最得其中真妙。品鉴马一龙书法亦需从其亲笔文字入手。原辽宁省文物商店旧藏有马一龙与王逢元合书的书法杂存绢本手卷(图2),该手卷长344.6、宽29厘米,手卷前半段为金陵人王逢元所书行草诗文《后凤台赋》,题识为“(嘉靖)丙申”(嘉靖十五年,1536);后段系次年嘉靖丁酉年(嘉靖十六年,1537)由马一龙以“梅花体”狂草书其自作诗,并于最后以小楷作跋。王逢元也是明代一书

家,其书法取意于古人,王逢元楷书习自钟繇,行书草书则效仿于王羲之父子,故手卷的前半段王书行草部分,中规中矩一看便知是取法于“二王”,书卷气十足。而后段马一龙所写部分,则风格陡然大变,满纸如狂风席地,章法无行无列,不过究竟前有王逢元的书风限制,手卷中的文字风格不如《重修广惠庵碑记》中肆意大气,而是略有俊秀之美。马一龙在跋文中也再三谦虚称自己“仆不能书”,只不过是承蒙朋友们看得起,才有人来关注自己的书(“任意贻知己便面,遂有索书者”)。对于能书于王逢元之后认为是“真续貂也”,并且连声道“皇恐皇恐”,颇显马一龙谦和幽默的性情。

书法狂草艺术,虽兴于唐直到明代,狂草一词才真正出现,明代涌现了诸多的狂草作者,并且明人的狂草作品流布广泛。马一龙作为其中代表人物之一,其“梅花体”无论好坏优劣,皆是取自于心的真性情,更是其天真纵逸、横而不流的才子本色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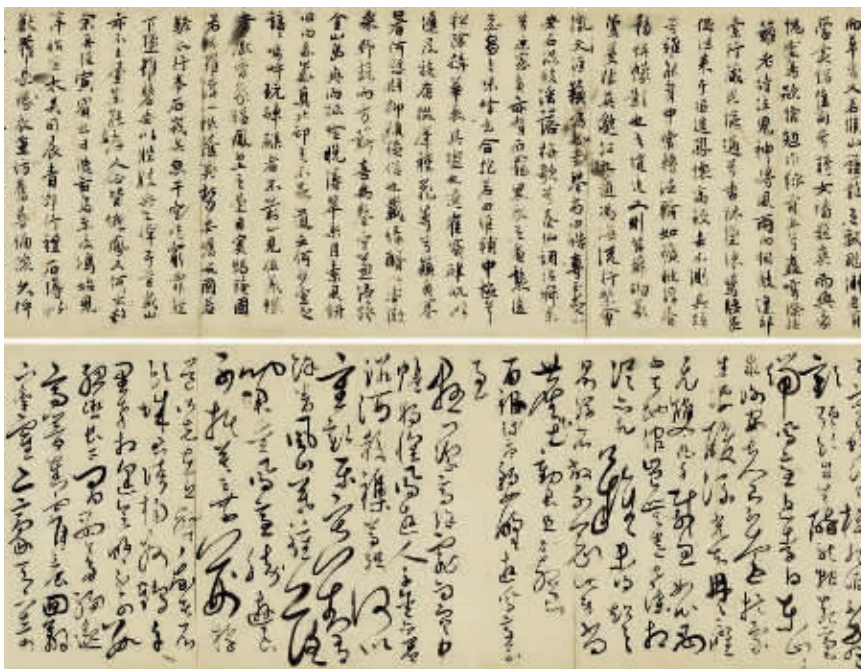


图2 辽宁省文物商店旧藏马一龙与王逢元合书的书法杂存绢本手卷(局部)